



07381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十

文銘類

祭范文正公文

公以盛德直道爲有宋名臣第一流某幼承父師之訓卽知  
向往不自意謫官南來獲從公筮仕之地顧年代旣遠履政  
罔詳然卽其聘名儒以爲師而士興于學抗太守以讞獄而  
民免于寃鬻乘馬以治行而吏化于廉是先憂後樂之志固  
已素定而其推亳州令興化丞大理校理秘閣司諫議歷典  
名郡經畧關陝之郊入贊樞府祭大政之重弼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一

朝廷震蠻貊而俎豆萬世率此其發軔也夙夜自勵思與同  
官奉法守公率由

國家成憲俾庶士庶吏庶民翕然同歸于善以庶幾公之遺風  
而寸勇尺懦恐無所成公神在天尙克相之若逸欲縱肆以  
玷官箴其敢道公之罰蒞任之初潔誠以告邇豆非馨惟神  
其臨之

祭楊士鳴文

嗚呼長而無述紛以不死壯而有聞遂爾云亡豈斯文之或  
厄何天道之茫茫嗟嗟士鳴卓有遠猷旣受學于大科復講



道于虔州指江神以自誓圖力追於前修協朱鳥而和鳴羌  
何恤羣羽之啾啾歲乙酉之嚴寒探禹穴以東游歷桐川而  
上南雍曰嚶鳴其可求發微言以相規兮指顏子以爲的恐  
吾才之不竭兮將無愧於作聖之則佩藥石以夕惕兮遲秋  
風以翱翔胡風疾之增劇兮遽捐館於觀光勞甘泉以遣訃  
慨友道之未亡長太息以掩涕望炎風而徬徨馳椒糈以朝  
奠愧官守而莫將指羅浮以延佇尙想見於精芒嗚呼尙饗

祭松澗謝憲副文

嗟嗟松澗出租于庭其遂永歸耶呼天而問其孰謂可知耶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

以君之潔已留銓勤勞閭省旣遷遼左復移滇南曾不得一  
日以居要司而彼滑稽突梯竈媚蠅營顧巧宦而施施以君  
之不肆于家不虐于鄉麓衣糲食曾無華堂之貲而彼乘勢  
射利策肥衣輕反攘臂以相嗤謂天久之自定胡奄忽而不  
可追故識與不識無不佗僚而涕洟然畹蘭晦蕙灌溉不榮  
而菘蔬蒺藜雖芟夷以日滋孔鸞丹鳳憔悴金闈而封豕長  
蛇紛驚然于山窟與水湄此造物者所不能齊也奚惆悵而  
獨悲嗟嗟松澗寧爲蒺藜而長存乎將爲蘭蕙而早痿寧爲  
鸞鳳而憔悴乎將爲蛇豕而莫之忸怩此匹夫匹婦明於觀

火胡薄俗之難醫惟惠迪從逆捷於影響乃唐虞之筮龜而  
學術不明比較於外物故吉凶殃慶徃徃而叅差孰知夫內  
省不疚無惡於志乃天下之眞富貴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  
又何壽天之足推採松苓以爲豆抱淵泉而充卮儼冠裳而  
會哭耿中正以陳辭惟英爽之皎皎庶髣髴而聽之嗚呼尙  
饗

祭東溪姊夫文

昔先君之相攸歸伯姊于嘉溪曰微江之循良在善慶以奚  
疑朴軒承以篤實益齋擴之以寬慈羗与發而過凋將厚積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

而宏施肆東溪之爽塏在孤筮而穎見讐羣搆以鼠伏超多  
士而鸚薦及捧檄以養母割豪曹於劇縣紛貨流而刑肅民  
夷爲之交奠誓刻章以上聞謂羽儀於天衢胡忌者之濡滯  
乃徊翔於南都旋遭訕以歸隱歛才略以自腴式堂構而播  
穫若夏木之層敷觀豐亨之可久享胡福於黃髮驚秋梧之  
同零俄號泣於酷罰豈鶉鳩之先鳴在衆芳而或歇邛邛鄒  
之黃梁信夢幻之超忽嗚呼哀哉惟伯姊之淑善儼舉案以  
相敬耿小星以逮下撫鳴鳩而興詠期借老之不爽願身代  
於危病胡禱祠之無効竟溘逝而不得命嗚呼哀哉惟至戚

之相許賴先師以津筏辨遺憂與遺樂將脂車以晨發披層  
雲於九峰玩青原之皓月何羲和之不可弭望崦嵫而遽沒  
嗚呼哀哉惟遺令之訓子尚在耳而若聞曰孝友以爲輿駕  
謙恭而爲之轅輿督率於諸甥終服膺乎嘉言庶遺澤之不  
湮儼百世而猶存嗚呼哀哉尙饗

莫元公濂溪先生文

於戲無極之真誰其闡之無欲之學誰其揭之自秦漢以來  
性命橐籥不涉聲臭聖哲發率不墮支離於以紹洙泗而開  
伊洛則 公大有造於斯文也爰自春陵移家蓮峰詠歌先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

王膾粥不贍任懷用舍初無意必授受有莖堂斧有封廬嶽  
以道德爭高九江與教化同流則是我邦之慶倍他邦也益  
等賴天之福沐誨艾師如夢而覺瞻戀流韻涉水登山巽解  
縛於利各親師取友求聚樂於道義迨茲暮齒始酬夙願矢  
將服膺無欲全歸無極以不失此生願公之不鄙而相之也  
庭草尚翠池蓮欲吐初月生明薰風載道 神之格思敢貳  
此心

莫徽國朱文公文

益自童年先大夫授以濂溪六君子贊慨然有景星喬嶽之

仰及升南宮列任籍竊餘膏以自潤而繼往開來之緒判然  
若不相屬也受教先覺始知反身以求而繭絲牛毛之間尙  
若有未釋然者及致晚年深悔定本之悟刊落枝葉收功一  
原深有契乎玄天無言之脉然後知世之尊信尙醜糟粕而  
棄其醇也往聚青原夢與同志聚講舉小成虛遠之旨以爲  
勸戒寤而惕然曰此考亭公神明訓我也世之安於小成者  
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故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驚於虛遠  
者嗶嗶自銜而不察實病故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其能切磋  
琢磨瑟僖赫喧以求大中至正者鮮矣晚景侵尋猛自怨艾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取善四方不遑寧處出遊新安餘韻洋洋耆舊俊髦翕然砥  
礪瞻紫陽之舊宮觀泮水之遺衣七斗鍾秀五溪滙清儼然  
先生之臨乎上也采采蘋藻駿奔門墻謹陳所學而質焉惟  
先生之靈不鄙而相之啟我同志以續遺休

祭憲伯龍池吳公文

昔束髮之初試兮辱忘年以相知匪通家之所好兮炳先見  
於蒼龜暨桐川之謫宦兮踞正直而陳詞曰生芻以奠墓兮  
遂遠道而參差蒙 優詔於成均兮獲翔翔於寥廓升各山  
以怡神兮招良友而聚樂歷紫陽以入水西兮耿大猷之是

莫瞻南陵之密邇兮異君侯之可作蹇君侯之耿介兮指古  
人以爲期斥菽蔬而勿御兮紉椒蘭以充帟淹郡縣以偃蹇  
兮輕寵辱而弗移市虎讐於雷霆兮茹簷娛於春暉比蜀盜  
之猖獗兮耳捐生而赴之曰爲厲以殺賊兮猶揮霍於靈旗  
皇延賞以世及兮俎豆百世而猶輝昔孔門之評士兮謂剛毅  
爲近仁凜戒懼於須臾兮乃全歸於天真羗暮齒之請事兮  
欲質所學而無因仰遺容之威靈兮尙髣髴於笑嘖澗斷水  
兮蕭條山積雪兮嶙峋采芝兮山間擷藻兮澗濱儼神遊兮  
八極尙俯鑒兮斯文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六

奠青田墓文

嗚呼真僞之辨聖門心學之大闢號爲士者舉能言之至於  
舉趾發軔先辨只今毫釐千里類多浮泛只今精專潔淨則  
卑以升高邇以行遠日用酬酢三千三百無徃非帝則之真  
純只今夾雜影射則卑邇者安小成高遠者驚玄虛雖終身  
勤勤瘁瘁猶是懸想冥行不免人爲之僞妄故穆穆敬止亦  
臨亦保慥慥相顧庸庸言位育原于戒懼舜蹶分于善利  
古聖授受正脉不費辭說不籍測度不落枝節自 元公

淳公而后如 先生之默契獨斷超然羣淆者鮮矣滄溟浩

浩自一勺始泰華巍巍自一簣始此與自邇自卑異代同符  
而易簡支離之爭遂爲來學口實然浮氣之悔去短之諭自  
鹿聚講精神融液深中隱痼昭示無疆其天之相斯文乎某  
也幼承嚴訓卽聞先立其大之旨比入仕版漸繆世態賴先  
覺大呼以醒悔往追來因循豈齒有志未成茲者江浙同志  
舉冲玄之會陟降應天履綦可想瞻望鷺湖風韻未泯夙夜  
切磋不敢以舊習浮說眩此一脉皆先生之賜也敬采蘋藻  
祇薦松楸 金玉春容風露淒切尙鑒其誠克相厥終俾與  
善類宿道向方毋玷于訓言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謁道鄉鄒忠公墓下奠文

猗正直之自天兮紛烝民之秉彝嗟外誘而內訌兮遂迷謬  
其天機故士之尙友千載兮其與俗而相違至其闕然媚於  
世者亦不免于愧方策而作師資審我公之耿介兮式見高  
而心泰批逆鱗於宮壺兮乞尙方於章蔡寧蘭蕙而凋枯兮  
弗忍敷榮於蕭艾戲昭平而翱翔兮仰鸞聲之噦噦肆家學  
之有傳兮克灑澤於道南羞德厚而流光兮儼瓜瓞於華筭  
昔 先公之仰高兮曰黃鍾與大呂嘆宗譜之無稽兮時向  
風而延佇肆小子之述志兮知錢塘而通譜訂宗盟於十載

兮斬虔進於二簋蒙 優恩於南歸兮披薜蘿而與瀕奠公  
靈之陟降兮乞飛霞以容與

榮忠阡表

榮忠阡在江寧縣安德鄉梅山村之原何君孟循以工部主  
事直諫死于位

皇上新政大賚忠義遣官諭祭贈尚寶司卿封父鐸如其管母  
王妻狄皆封宜人而蔭子世守入冑監內外臣工祇若

德意鄉賢有祠表忠有坊廉直有專祭思節有碑鳳鳴有冊  
而誅輓狀贊盈宅里墟墓之間世守自憲部陟判臨江彙而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八

錄之曰榮忠予遊匡廬出是錄讀之泫然悲竦然敬也迺以  
榮忠名其阡而表之以範于來世孟循自幼敦氣節寡言笑  
登第後陸大宰延爲子弟師抗顏以禮自重朝暮見未嘗輕  
出一語及選科道避而不出將除官亦不言所欲竟授營部  
叔父柱史鉞語年友王司馬士招曰吾姪筮仕初能自立如  
是吾宗其振嘻其剛矣荆南稅務利窟也徃時抽分足原額  
卽輦羨餘入私橐故多坐不潔君鋤穢剔垢立竄奸胥減小  
商百金以下額而巨商風水耗折亦蠲之令商自覓自書發  
郡藏寄貯而護衛官校爲商害及豪勢越界匿稅悉正以法

竣歸自誓江神有兩袖清風滿船明月之詠繼事者立碑于堂以思之嘻其潔矣逆彬枯寵煽惑誘

先帝南巡衆情洶洶懼變而祛者畏乃者避諛者導從于時翰林舒國裳約同官首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疏亦入考功夏于中儀制萬汝信大常陳惟濟連疏入諸司繼之

上怒下獄罰跪更屬訕誘之禁禍且叵測君與林以乘蔣子雲極論諸臣忠言無罪言路宜通不宜塞諫官宜宥不宜誅且請與諸言者同死遺書親友周子庚陳魯南託以慰老親治後事竟下獄榜掠罰跪五日廷杖五十踰二日而卒年甫

東廓邵先生文集

卷之十

九

三十有四嗜其烈矣益嘗徵載籍采寰宇觀天人感召及古今興廢安危盡爲三貪所壞曰貪位鑽刺乞墦登壘曰貪利奪攘溢隧盈壑曰貪生軟佞撓棟覆餗貪貪相引浸薰蠱惑至于推士氣而瘁民生誤君父而蹶宗社得孟循百餘輩布在庶位世道其永賴而弗獲對于羣望悲夫然鄙夫檢人快欲一旦貽玷千古如虺蜴鬼蜮世爭嗤之子孫且羞以爲祖而剛正廉潔忠烈之風若威鸞祥麟拭目洗耳準四海歷百世不啻父兄姻戚然其孰榮孰辱三尺童子辨之矣孟循儻衆美而曰榮忠志其重也後之過阡下者其尙察於榮辱之

真乎君諱遵孟循其字別號咏淡子先世姑模之吳江人  
國初文廣始以富民占籍江寧文廣生澄澄生瑄瑄生鐸及  
鉞鉞以柱史歷常德守耿直骯髒不諧于時有世範焉方君  
之卒也垂白在堂世守方九齡而狄孺人忍死以給俯仰克  
振其後女三人皆爲士者妻教孫應謙應豫應某以正如教  
其子無媿制詞栢舟象服之褒而世守廉勤自勵宜於士  
民矜然爲當路旌獎以光官箴天之所以佑忠而遺榮者其  
尙延賞未艾乎君卒以正德己卯四月十九日塋以其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表石之立以嘉靖丁未某月某日

東廓鄭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

明贈文林郎西疇周君封大孺人劉氏合墓墓志銘

給事中周子怡成嘉靖庚戌進士授順德府推官以績最贈  
考西疇如其官而封母劉爲大孺人比入吏科以言事件

旨廷被下錦衣獄與富平楊御史爵太和劉郎中魁朝夕問學  
歷顛沛不輟而母劉口授書旨稱先人遺訓以勵其忠乃丁  
未十一月四日漏下三鼓傳恩命許三臣自便怡疾趨南  
奔至家則母劉氏病二旬彌留矣母撫怡喜甚曰吾以汝爲  
不可復見矣天放汝恤我也汝無忘

朝廷大恩須以身報之又十有三日乃卒君子曰是何祥也

五年而繫何淹也一夕而釋何速也天道其佑善乎

聖主其恤忠乎周氏慈孝其格幽明乎怡忍死襄事啟贈君之  
藏而合焉以嘗受學于予也遣從弟僑走安成以微言贈君  
諱本秀字宗實世居寧國之太平曾大父德夫父全世隱于  
農畝幼而剛方能以義自立家貧躬耕以給饗殮以侍湯藥  
而孺人茹苦服惡井臼紡績鷄鳴至夜深乃息凡饗祀慶賻  
人不知其寔也居鄉與物無競鄉有爭訟多就之平持正不  
少撝姁或有迂於族必杜門自訟族以急告輒誦文正公義  
田事以見志及怡廩稍優免必以均族人嘗育族孤女撫教

東廓鄭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一

擇配如已出正德末疫癘甚熾闔門皆危屹然扶護晝夜不  
就寢危者咸瘡而身亦無恙人以庾袞擬之別號西疇由由  
然與農牧漁樵偕若無異於世者獨孳孳訓子不遠千里俾親  
良師友無靳費時舉古忠孝廉節以爲標準贈君沒孺人督  
怡及恪以學督怵以家政比迎養順德聞鞭笞呼號聲廢食  
不樂温言告戒俾無冤獄順德當孔道奔走靡鹽內防肅然  
沙河令以公廨寂寥饋金助給以買薪價反其餘固辭弗納  
曰俟兒歸面致之怡列言官懼得罪貽憂從容以請則應之  
曰盡職而被罪不失爲顯親若不職獲榮吾深耻之及在獄

日八郡邑間有致助率以義自將不苟受甲辰乙巳大饑斗米幾二錢憫宗親餒乏自率家衆啖黃豆節縮餘資買谷分給之稟稟有古烈士之風子男三長卽司諫怡次怵次恪邑庠生孫男五可貴可學可教可錄天恩女四俱幼贈君之塋在辛卯十月丁酉其合也以己酉二月己未墓在所居之里曰冷水塘曹冲口某山某向銘曰孰謂靈芝無根孰謂醴泉無源至和融液而嘉生以蕃侃侃司諫邛于

帝闈維楊維劉耿耿如璠舍其百牢而味是熊蹯厥亦基諸西疇夙賁邱園爰有慈訓比德而惇以闢其塗以探其奧而肅

東廓鄉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二

其樊維天祐之式慰倚門維 聖主卹之夜半湛恩維惇史銘之用範于來昆

明故四川副使雲泉吳君墓碑

嘉靖癸丑九月朔新淦雲泉吳君以四川副使卒于家貧無以爲喪具遺命鬻宅以償所貸門弟子蕭克良朱洛等咸來紀後事而年友念菴羅子洪先往哭之哀爲卜其兆曰欽風鄉大塘山丙向期得丑月己丑以塋復序其世代官行以銘且介其孤胤祥徵言于墓碑曰雲泉侃勁節不愧古人宜不愛評品爲世道計益聞諸父老江西人有性氣以忠義名

節相淬礪故犯雷霆搏豺狼輕九死不悔宦轍所歷徃徃誦  
口碑而照汗青其仕而歸者畏忌清議以厚藏爲深耻邇來  
漸裂典刑矣龍斷以罔諧價以遷而嚙兒以留甚者溷鄉里  
閭有司軒軒爲得策而潔行直躬養高食貧顧以迂腐蒙據  
詎雲泉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人莫撓其鋒所至  
風裁凜凜於 國朝故實各臣世次地理阨塞博研精覈嘗  
嘆曰沿海四十餘郡監司守令漁獵以殘其民沿邊三千餘  
里將帥盤窟以饑其軍曲突矢策爛額且燼未幾達虜倭寇  
果如所慮使得膺寄受托獄立虎躍矚然一洗愛錢怕死之

痼卽考樂澗阿亦足以廉貪立懦而溢然爲古人世道將奚  
賴豈骯髒者天亦忌之耶抑厭濁隘而反其真耶悲夫悲夫  
雲泉諱遠字近光初升進士主武選事例入內查黃閣人與  
武官表裏以籍繁浩恣奸病君入舉 內令序坐闈人驚其  
練達會校尉竊籍被執詞連諸閣諸閣走尙書所丐免宿弊  
頓革以便養改南京職方守備魏國公與尙書爭道執隸以  
去君爲謀曰中軍營鼓手舊規聽兵部調遣諸衙門不得擅  
役尙書發其事魏國果屈一應衫役還操者數千人然以是  
嘲君君卽疏其骯髒法害民狀

詔罷守備而以他侯代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耳同列咸危之君不爲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決密遣人脫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妻果出各衙門印信于榻下獄遂成比陟車駕員外郎郎中令兵馬司定諸馬快船頭以貧富爲籍有陳某者特貲千公卿避役不能得走至京師賂閣以

特旨免陳吐舌曰動 朝廷易撼吳郎中難至於定江淮衛水夫解銀會計進鮮船隻革會同官員清官銀加耗至今以爲例督修南京 殿工成加俸一級銓曹將超擢之以忌者薦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四

守劇郡遂守興化携二僮至官囊篋不緘每延客卧內客見其寒素無敢以私于卽柱史行事過刻面諍不少屬俗素健訟聽決如流頃刻數十事各中情實郡中惡小逋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密諜姓名寘諸法訟以衰息時入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精鑿若休暇無事其鞫失助之囚正殺妻之誣人以爲神嘗病旱民請祠山中神聖君君與神約雨七日不效竟焚其偶雨乃踵至民莫敢請幻南北兩洋水利爲豪民所闕遂建石堤於章漁港別爲東山石澗以時潴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滅綠田草蕩涵洞刻石紀成屬良民守之漑詎

以萬計有異麥穎禾之祥置義塚以收棄骼杜蕃舶以御海  
寇比兵備于蜀郡民追號不忍別其蒞遠州馭吏治兵各有  
條次商旅往來闔市分毫無所取有司供帳痛革之日省數  
金會與柱史忤以母老拂衣竟歸歸而母曾宜人病癱躬調  
藥石籲天以求愈比没年九十有一矣猶哀毀不已弟適客  
死杭州奔喪以歸少從兄遷學敬之如父比没奔走下地竟  
以至疾閒居十二年當道數論薦視之泊如也部使問遣郡  
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惟二蒼頭給待遇佳  
山水登臨竟日忘歸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五

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故君之存人多畏之比卒無  
不涕泣悼惜者所著有雲泉集藏于家吳之先世居縉雲自  
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新淦之清沂有爲澤潞同知者曾祖咸  
濟祖春阜不仕而父昌以鄉薦知穀城縣以子貴贈如其官  
母曾氏封大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內行子男一胤祥邑庠  
生女一適蕭克恭年二十五誓不再適蓋義方之訓云

益嘗與雲泉聚青原佇立待月橋上雲影泉光相盪也笑語  
君曰雲住天心閒泉流澗口忙君將爲閒耶忙耶抑閒忙之  
閒耶君笑而不言念菴旁贊之曰此策問亦當答方期與君

切偲之而遽棄我去矣嗟嗟雲泉萬夫之特惠而好我期又  
三德人之云亡鄉失典則稽德範俗過者其尚式之

太學生彭生體乾墓志

古亦有云天視天聽罔不在民民之天非一顏也而獨慟爲  
不幸則彼茂學而未夭將不爲幸而免耶民之無後非一伯  
道也而獨咎于天則彼圯類敗倫而蕃其胤者將得爲天道  
有知耶昔之達者足已則矣而猶有尊足者存試以尊足推  
之則尊生尊後可例也以尊生尊後推之則彼賤生而賤後  
其亦可例也

東廊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六

東湖阡表

昔在隆古之盛漢廣游女以禮自防而免置武夫猶爲公候  
干城教之替也敬巫重祠逐末射利徃徃以驕悍縱誕踣姓  
而圯緒 聖作物視展典沛宛極之敷言皇皇典謨凡厥民  
工互相飭檢肆東湖樞德迂庶不言而躬行含光渾世歸  
全化工刑于閭閻式永世澤其家慶磅礴抑氣化薰蒸耶夫  
寵利亦難居矣士君子秉鈞當軸弗圖翊

主德靖

國步顧歛弄威福招權奔競而縱寶貨視東湖孰涇渭哉

戶科都給事中龍山張公墓表

益幼侍先大夫獲聞 孝廟以恭儉鑒成憲任黃耇開言路  
一時臺諫志伸公卿斂避往往有憂盛世之風在肯止輦受  
言而痛哭前席腹誅受戮則諂諛取容貞觀納諫而十漸優  
禮及立仗見斥無復有鳴朝陽者以古準今殷鑒匪異也若  
龍山公危言無忌多所採用而終以停徵內帑積布及薦舉  
大臣彼謂罔世者可以感矣益判廣德謂大吏于松以年家  
子受公之愛慨然于懷也懷與愧入大學持玉峯朱大宰銘  
以微言墓道因表之以告觀者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七

長庚山楊氏阡表

古有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好謙惡淫天地鬼神不能違  
古之累仁積誼身康強而子孫逢吉是爲三極不貳之矩淺  
中狹量速於責償甫勤畬菑而望坻京矧茂明命叢衆怨種  
裨而期嘉穀耶楊氏世服薦蓑而食其報衆歸其厚神吉其  
藏尙與古不爽惟大史二難孜孜師友之訓鑒于世懿而罔  
滅裂之厚蓄善售訓語猶新所以永錫不匱以光長庚之阡  
與瀧岡不朽其尙有在

衡山太學生善士楊克復墓表

予游祝融石鼓與克復處彌月嘗爲題善士卷及蘭臺旌孝冊祝之以尙友錫類之學意欲復聚月巖商略新功而溘然不可作然跡其所樹亦鬱然可表矣世之顯黼黻躡耆耄亦不乏也即使信如犬縮如蝸媚如蟻螯如蝎婪如蠅人之評善利香穢也將謂斯何故能者積善以自厚天弗能薄也不能者毀善以自薄天弗能厚也衡嶽四方之望覽者摩娑斯石而省其度焉其可以洞然於天人之會乎

餘姚心漁錢翁墓表

益嘗侍先師謁大禹廟塵几蕭然及歷南鎮祠則牲肥酒旨東廊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八

香火煌煌因嘆俗態趨向之乖先師笑曰古今學術何以異於是乎時同游謹然有省使心漁翁朶頤羊鼎而舍靈龜則將督子祿仕而焉能以承文命一脉之緒乎世之父若兄未必貧也卽貧未必替也其於廸子以正勢甚順也翁能爲其逆且難克開厥后而順且易者或以作偏而階厲人之氣量相懸也奚直露鶴與角鴟耶

贈南京刑部郎中芹泉張君墓表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極則其精神命脉惻怛真純親父子肅君臣別夫婦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命之曰仁體彼已之子

敗類圯蕤自絕其生機視佞者詭辭設辨惑世罔衆則亂苗  
亂朱孰切憂世之鑑跡芹泉贈君之識度與所樹立加人一  
等矣使視身者咸若是則必不忍紿愚苦怯而閨門族黨以  
達鄉閭有弗若乎使迪子者咸若是則必不忍誤國殃民而  
郡邑藩臬以升朝著有弗乎乎

從兄泰墓表

益嘗稽于古訓徵于世族祖先忠孝勤儉乃克成立暨其子  
孫不知稼穡艱難頑率奢傲遂蹈于覆墜升天燎毛之喻恒  
與吾兄泰深慨之當靖齋公倡義保障家族鼎盛矣及樂山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九

公贅于王氏得所脫遠徙乃掃墓即創室廬僅存一綫之緒  
比三節筑筑時諸孤咸未立抑寧知有今日也肆大夫以位  
顯而叔父復以貲阜公無橫役鄉無外侮方圖與兄戰兢自  
勵以承先休貽後範而兄遽棄予往矣痛楚復何言兄之訓  
遜曰人生天壤間卽不能爲善雖歷百寒暑孰謂之壽卽能  
修身謹行死且不朽吾年五十不爲夭但生平未能寡過汝  
可勉力以蓋吾愆惟謙惟默可以保身惟儉惟和可以持家  
無逆天道無干國法無取怨鄉閭吾其欣然見吾祖考于九  
原噫種木維蔭種禾維飽種德維永兄之訓也豈獨在其子

孫將百世當服膺之故忍哀彙次表之于墓上

茸泉山葛母旣表

嘗讀宋史至停京檜佞之際未嘗不反覆慨嘆於斯文云分  
司老於淪江宗丞尼於新政未可謂遇也崇政說書元老交  
薦庶曰逸民之選乎而汲引不足以勝萋菲蔡京柄權元祐  
學術爲世大禁秦檜惡沮私議復禁專門之學中間如何若  
張震附奸和慝藉爲捷徑鄭丙陳賈文致鉤距密授秘術亦  
何足齒而藉氏以文名乃樹黨爭勝文仲以伉直名亦爲浮  
薄所誘獨尹氏老母力教其子以守師說善養祿養訓至爲萬  
世鐘鼎豈天聰天明超然羣公右乎媚嫉萌則龍變虺矣聞  
見雜則市成虎矣趨勢競寵生則犬吠堯鷲嚇鳩矣世道將  
何賴焉道也者官天地宰萬物者也學也者將以膺天喪翊  
民極徙義改過以納于軌也而用爲訾禁則將不道不學然  
後快茲多口乎嗟嗟葛母其亦可以風矣

象山毅齋王侍御墓表

益幼侍先大夫側獲聞秦陵之世任耆舊優臺諫緩卹民隱  
而涵養士氣一時臣工罔不灑濯以自樹立故雖權璫怙權  
煽毒沸如鼎鑊而寧喪其元寧在溝壑侃侃不忍負

宗社謂極樸之化非耶公長身修髯方毅凝定學有本源故  
進退利害漸斬不少動使前不遭逆瑾必大展後不尼于環  
亦當復起而豐才嗇施輿議以爲屈然砥身而信于後嗣松  
挺蘭茁日新未艾進節義以道德融氣習以問學所以暢世  
休以顯于昭代鬼神其相之矣後有攷德閱世慶以占天道  
寧無慨于斯文

封御史潔菴胡公墓表

夫圖不朽者在于身圖親不朽者在于子予與胡子壽之孰  
矣天地有形皆壞郿之金塢漳之銅雀石之金谷平泉之木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一

石峴山之碑清濁異狀率同歸于朽惟道義無形則無壞無  
朽是故不待財而富不待壽而尊不賴名譽而昭昭然揭日  
月也君子幽探而立賢故去彼取此以予觀于潔菴翁之任  
真砥行與胡子之守身事親其可以不朽已乎鋤耒箕帚父  
母且病之而翁事繼母殷如所生卽嚴厲罔迕終迄底豫享  
壽祉鄉評無間言以此愛親其有弗竭乎墦間醉飽囁嚅趨  
趨視警教爲前卻而翁耿介自樹有過輒面斥爭而相質者  
據是并立剖卽義可爲雖害罔避忌以此宅躬其有弗圖乎

雖刀競利隣且爲壑或捐數斛麥一束布矐然自銜而翁耻

封殖思以愛物遇孤歿輒周給然不以語人恒曰昭昭爲善  
不免徼人知冥冥爲善乃對越天心以此濟衆其有弗眞乎  
逆濠之變乘朱佩蒼者崩角稽首而翁以一帟布倡義矢衆  
樹幟立寨撲其徵兵之焰洶洶者咸安堵以此徇國其有弗  
忠乎華林之胡望宗也居黃臺者以華亭令端常顯居車塘  
者以祭酒季安顯翁憤先烈久湮勵志廸子姓仲兄流尉于  
浙携榼從浙士游旣歸校試屈同列翁猶欲然聞魏師顏氏  
傳陽明公良知之學亟命植師之曰吾聞顯親者在道義不  
在青紫此千古正脉爾其私淑毋自滿以此貽謀其有弗毅  
乎胡子成進士立臺端敷歷中外所與游率海內豪杰而章  
往範來乃翫髀從朽人託不朽至曰巖穴隱行庶附有道而  
信以此報親其有弗擇乎世之相啗以賄相誣以勢至於戾  
親負君以蹈其後胤而玷先澤聞胡氏父子之風亦可以惕  
然立矣

彭子闡墓銘

昔陽明夫子倡道于虔四方豪傑咸集益趨而受學焉其後  
宅憂會稽信從者愈衆一時聲應氣求私淑而與吉郡視四  
方爲勝而安福視吉郡爲勝然頽仰三十年相繼云亡若憲

副劉印山秉鑑邑尹王天民瞽甫試于政而未展若劉德芳  
醜劉子和周則文則武劉原理瓊治李畏夫儼皆未試早沒  
而王孔橋仰復沒于旅邸造物者於善類胡成之難而奪之  
速也若彭子閻勉愉其北里之可悲者乎彼已之子播惡敗  
度衆胥籲曷喪而氣燭日薰如烈火乃如之人檢躬砥行世  
所歆祝而傾與秋葉同萎此於人情甚紕繆而天乃安之耶  
然顏天躋永夷俄景富果孰完其天則不待壽而榮不待年  
而壽天其監之矣而奚以悲爲

明故太學生無錫鄒君邦輔墓表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三

古語有之千尋之松其下爲苓又其下爲珀膏液浸漬其積  
使然也我忠公以直節望天下而華莊龍涇相傳十四五世  
矣積芳襲碩引引弗替豈神佑忠貞而俾其熾乎抑里擇仁  
讓而享其休乎無亦飭躬殲行弗忍以侈繆辱其先也予嘗  
與宗盟劇論喬木之義曰孝弟者其元氣也廢則蠹生詩禮  
者其雨露也廢則曠傷良師勝友者其樊垣也廢則牛羊牧  
邦輔率子姓羅拜曰小子識之是忠公復生而覆壽吾宗也

嗟嗟言猶在耳而君遽成異代已乎爰志予哀采狀而表之  
用以告于式墓門者

高母周氏墓誌銘

予始構東郭山房以學高生于文劉生瓊治皆與焉及西游  
武功高生偕其兄于直裹糧而餽之其後入京師復自松執  
別于虎邱之上視其志欣欣然予歸自南都之四年高生有  
母之喪持其從兄楷狀以來問銘察其色皇皇然明年乙未  
冬十月十六日奉塋于油草塘之原復託劉生以速之讀其  
辭惻惻然其辭曰大君子不輕於銘人之墓非愛於言也懼  
失實也如其實將借之以徇天下奚言之愛乎先母幼不好  
逸兀兀績紡惟布素蔬糲無求于華靡及歸家君困塲屋者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四

四十年始得一捷其間備嘗艱阨無幾微見詞色及從判于  
松松富壤也未嘗一言爲子女玉帛計績紡蔬布不愆于素  
其侍先祖母萬疾親爲藥食經年忘倦繼祖母李恠其謹厚  
不見禮亦慎奉養李歿家務董于嫂氏飲食服御惟其意略  
不與校故能合四世百口之家其訓不肖兄弟謹言慎行無  
少驕縱待臧獲不聞有鞭笞人有饑寒困苦涕泣分飲食世  
所奉承豪勢恬然不介意也年七十有五無疾而終髮無一  
白者蓋其性樸魯遲鈍無所揀擇夫 行之而不知也不肖  
聞教久矣大孝之方無假文辭然有善弗發怒然不自安故

肩而乞銘以圖不朽如有相欺其塵諸門墻以爲誣親者戒  
予重傷其情爲誌而銘之誌曰母周姓與高同里父諱公皿  
與兄福清學諭以詩文交薦紳里中稱爲善人通判君諱騷  
蒞官有聲其夫諱縉以寬和躋大臺世系見禮部侍郎顧公  
誌中子男四于直于文于寬于泰女二適王絃劉渾孫男七  
汝河汝浩汝洛汝淮汝激汝渭汝洙汝五銘曰

陰教之肅陽德迺亨彼其弗肅斃我典刑有兢于家家用不  
寧有饗于官官用失其成就若樸魯不拂其真寧樸母復爰  
采斯銘用範于昭匪直闡于冥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五

兵科給事中劉君墓表

嗚呼此吾友石峯劉君持美之墓劉系出長沙定王安成在  
漢領長沙國王子思侯分圭茅以爲湯沐邑傳序婢媪入

國朝學士忠愍公以義槩興縮銀艾通禁籍族望敷敷有聞君  
諱禔字持美幼雋爽習見其世侃侃自將志不落先楨父南  
山翁散朗負音節有知人之鑑每異視君館粲名師儒及羣  
從穎敵者日夜相澡礪引治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  
未第進士試政天官卿時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磬罄無  
莫居冢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

陽總漕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  
蓋默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闕員遂奏補兵科踰月以才幹  
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 詔按獄嶺南初獄起時相賊殺百  
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以爲言乞簡風力近臣覆  
覈之衆率蹶蹈而持美毅然不自避或危之曰吾奉

天子命以櫛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紛紛者誰能恤之竟讞其  
實以 聞癸酉馳傳歸爲南山翁壽疾遂作吟嚙中猶咄咄

道公家事竟至不起得年甫四十有三持美貌充而氣宏喜  
談論臧否人物揆事變成毀率粲然傾其坐人交際溥而有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六

甄別與尚已處握手出肺肝至不可意者或面折之刺刺不  
自休居恒事南山翁及母氏周周旋無違志壬申之春守益  
歸侍易齋大夫疾持美午夜過別從容言曰吾家世忠孝父  
兄有耳言嘗受教于大夫矣吾以言爲責不能隨波全軀以  
速官謗顧念親老終鮮兄弟稚子引教引政輩無以養旦夕  
請于大人吾亦欲歸耳蓋諮報間而有嶺南之行卒賣志以  
沒吾少讀太史公伯夷傳未嘗不三復疑之以爲天人之際  
惠迪從逆顧黜闇不可詰以持美之志且材業得居耳目要  
地蓋有顯道焉而竟奪之年孰謂之天可謀耶雖然世之啜

晦突梯連組交綬幡幡而蒙詬厲者其於天壽將且誰屬也  
約其年而後其名不羸其躬以昌其後昆天之報施善人其  
果終誣乎諸孤奉翁命卜吉于澈源魚山之陽從兄淮陽守  
祥誌之年友王大史思爲之銘而墓道之石間以屬余余無  
以加也則評騰其最攬涕而書之以慰翁之思以詔于世  
且使過者有所式焉

故海州守劉君墓志銘

正德壬申秋八月壬寅奉訓大夫知海州事安成劉君景修  
卒于官其孤邦采匍匐自家往扶視以歸越明年冬十二月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七

某甲子卜宅兆于某山之陽先期使使者授其舅氏鄉進士  
王君振和狀求余銘納諸壙從治命也家君與君同舉于鄉  
余計偕上京師以故人子拜君於舟次周旋將期月君寔命  
之其忍辭乃叙而誌之君諱戡景修其字別號審軒姓劉氏  
世居邑南之三舍爲望族 國朝纓綬日蕃尚書公紹和受  
知 憲廟而諭德景元先生以文名伏一世獨君之大父濟  
霖父彥極咸不仕又在童年先後失怙恃君性爽悟恒頹頹  
自奮劬經勘史思以儒業亢先烈稍長從諭德先生游時君  
篋者屨蒲戶外課試輒角出其上先生深器之屬

